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51/663  
S/1996/927  
12 November 199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110(c)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一年

人权问题：人权情况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人权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提交人权委员会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伊丽莎白·雷恩女士按照人权委员会1996年4月23日第1996/71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6年7月23日第1996/276号决定(b)段编写的定期报告。

附 件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伊丽莎白·雷恩女士  
根据委员会第1996/71号决议第45段提交的  
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的定期报告\*

	<u>段 次</u>	<u>页 次</u>
导言 .....	1 - 2	4
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	3 - 37	4
A. 选举 .....	4 - 10	4
B. 行动自由 .....	11 - 12	7
C. 自愿返回的权利 .....	13 - 20	7
D. 人身安全和财产问题 .....	21 - 24	10
E. 拘留问题 .....	25	11
F. 无声的紧急情况 .....	26 - 28	11
G. 儿童权利 .....	29	12
H. 结论和建议 .....	30 - 37	12
二、克罗地亚共和国 .....	38 - 72	14
A. 原来地区的人身安全 .....	41 - 44	15
B. 人道主义和社会问题 .....	45 - 49	16
C. 克罗地亚塞族难民的返回 .....	50 - 53	17
D. 大赦问题 .....	54 - 57	18
E. 非法和强迫迁离的做法 .....	58 - 59	19
F. 新闻媒界的状况 .....	60 - 63	19

---

\* 原以E/CN.4/1997/9号文件印发。

目录(续)

	<u>段次</u>	<u>页次</u>
G. 保护人权的措施 .....	64 - 65	20
H. 结论和建议 .....	66 - 72	21
三、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斯尔米姆地区 .....	73 - 93	22
A. 人身安全 .....	76 - 77	23
B. 流离失所者和财产问题 .....	78 - 80	23
C. 取得国籍的权利 .....	81 - 82	24
D. 失踪人员 .....	83 - 84	25
E. 选举 .....	85	25
F. 联合执行委员会 .....	86 - 88	25
G. 结论和建议 .....	89 - 93	26
四、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 .....	94 - 137	27
A. 关于保护人权的法律保障 .....	99 - 100	28
B. 人身安全 .....	101 - 103	29
C. 生命权 .....	104	30
D. 言论和媒介自由 .....	105 - 111	30
E. 难民状况 .....	112 - 114	32
F. 公民地位法 .....	115 - 116	33
G. 少数人的状况 .....	117 - 124	33
H. 非政府组织和补救渠道 .....	125 - 126	36
I. 结论和建议 .....	127 - 137	36
五、一般性结论和建议 .....	138 - 142	38

## 导 言

1. 自从于1996年3月向人权委员会提交上一份综合报告(E/CN.4/1996/63)以来,特别报告员曾经五次前往南斯拉夫境内,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共和国以及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各地进行访问。特别报告员还不断了解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境内的情况。在访问期间以及在整个收集资料方面,特别报告员得到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外勤业务处的大量协助,该业务处总部设在萨拉热窝,并在萨格勒布、武科瓦尔、贝尔格莱德、巴尼亚卢卡、莫斯塔尔、斯科普里等地设有办事处。

2. 特别报告员要感谢她的任务所涉的国家政府,感谢这些国家政府自她于1995年9月担任职务以来向她提供的合作和支持。她还要感谢许多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就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人权情况向特别报告员谈了它们的看法,这些组织数目很多,就不在此一一列出了。特别报告员的结论完全由她本人得出,但是,这些结论是她不断与政府和许多不同的组织和个人进行接触的结果。

### 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3. 在自提交上一份全面报告之后前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下称“波黑”)执行任务期间,特别报告员走访了波黑全国各地,并同国家主管机构以及两个实体即斯尔普斯卡共和国和波黑联邦的主管机构的有关人员见了面。许多国际组织,包括高级代表办事处(Carl Bildt先生)在内,都对她的工作给予了协助,波黑境内的非政府组织向她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情况,这些组织多数设在萨拉热窝。特别报告员仍把重点放在直接从人权曾经遭到侵犯或者对明显的侵犯人权行为有亲身了解的人员那里得到证言上面。

#### A. 选举

4. 特别报告员极为关注波黑的选举,这些选举已经或者将依照1995年11月的

《关于波黑和平的总的框架协议》(《代顿协议》)的规定进行。在这方面,她已经发表了一份关于人权和即将举行的选举的特别报告(E/CN.4/1997/5),该报告应同本报告结合起来阅读。

5. 国家和实体机构的选举于1996年9月14日举行。两周前,1996年8月27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临时选举委员会决定推迟市级选举,这一级选举现定于1996年11月23日和24日举行。之所以作出这项决定,是因为人们对以下情况给予关注:该国大多数塞族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已作了登记,成了他们从未居住过的城市的选民,从而损害了曾经被迫离开这些城市的波斯尼亚人的权益,而这些塞族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据称并不打算搬到这些城市居住。所涉地区包括布尔奇科和斯雷布雷尼察,在1992至1995年爆发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波斯尼亚人曾经被强行赶出这两个城市。人们认为,上述登记过程严重违反了为进行选举而通过的原则,也严重违反了《代顿协议》的原则。

6. 虽然上述关切是推迟进行市级选举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事实上,1996年9月14日的选举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被剥夺有关。1996年8月22日,特别报告员致函人权委员会主席,而且在她请求下,这封信函被分发给了委员会成员,特别报告员在该信函中认为,虽然举行自由和公正选举的条件在当时并不具备,但仍有必要使投票按预定日期在9月进行。当时,公众特别希望选举能按预定日期进行,一些小的反对党以及非政府组织将选举看作能在国家的公民社会中拥有发言权的第一步。此外,当时仍有一些理由(尽管比较微弱)使人们希望投票的条件会有所改善。遗憾的是,到9月14日,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改善,而且自那时以来也没有出现任何明显进展。

7. 波黑举行自由和公正选举的条件目前仍不具备,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目前,仍然没有可靠的机制来防止登记注册过程被操纵,以怂恿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投票。因此,特别报告员建议推迟进行市级选举,直到具备选举所需条件。举行选举的日期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相反,最重要的是是否具备

至少接近于自由和公正的国际标准的条件。

8. 主要由于政治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行动自由等受到限制,1996年9月14日的选举未能圆满地进行。新闻煤界中很少有反对派的声音,反对党成员常常遭到恐吓和歧视。全国各地都有关于恐吓的报道,还据说有些人由于参加了某些党派而丢了工作,国有企业雇员尤其容易因此而被解雇。独立的新闻煤界总的来说数目有限,反对派候选人无法充分利用由执政党控制的新闻煤界,斯尔普斯卡共和国和联邦的一些由波斯尼亚克族人控制的地区的情况尤为如此。在斯尔普斯卡共和国由政府控制的电视台,反对党的竞选广告主要在深夜播出,而且每次持续时间只有一两分钟。斯尔普斯卡共和国已有报道说,一些曾经宣传反对党立场的独立新闻煤界遭到恐吓和骚扰。

9. 鉴于职权范围,特别报告员不准备更详细地分析1996年9月14日的选举情况。无论如何,别的观察员和参与者,包括欧安组织本身的机构在内,已经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应当铭记的一点是,应当对选举作全面的评价,不仅要看选举日发生的事件,而且还要看总的选举进程。但是,对这一以1996年9月14日的投票为顶点的进程发表的一系列意见表明,选举无疑并不“自由和公正”。然而,在选举的正式结果基础上继续前进,显然是对波黑各方和人民有利的。

10. 波黑现在面临着机构建设的任务。一些技术和政治问题迄今为止已使得新机构的活动处于“停顿”状态,新的国民议会全体会议未能于1996年10月5日举行便是一个例子。新当选的塞族议员拒绝参加在萨拉热窝举行的就职仪式,理由是担心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政治领导人在全国各地都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1996年9月30日,在莫斯塔尔,一位曾经批评过执政的克罗地亚民主联盟的新当选的联邦议会议员,在他的位于城市西部的住宅遭受机枪袭击时受伤。在这一天之前,曾有人朝他的住宅扔了一颗手榴弹。在位于波黑西北部的Una—Sana州,以Fikret Abdic先生为首的党派的代表表示,他们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所有主管机构都有必要在全球一级处理这个问题。

## B. 行动自由

11. 对行动自由的限制违反了《代顿协议》的规定,也违反了国际法,这种限制目前在波黑仍很普遍。在实体间边界线或该边界线附近,以及在波黑联邦境内由波斯尼亚和波斯尼亚克族当局控制的领土之间,人们的行动受到阻碍。在实体间边界线出现的多数事件都发生在由斯尔普斯卡共和国管辖的领土上。萨拉热窝和戈拉日代之间的公路一线以及Doboj 和 Mrkonj Grad附近等地区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警察非法设置的检查站在全国各地很普遍,有许多旅行者,其中多数为波斯尼亚人,曾被罚款,有的还被拘留。1996年9月18日,波斯尼亚教育部副部长在 Kula附近的实体间边界线被斯尔普斯卡警方扣押,但不久被释放。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曾设法通过设置供实体间旅行的公共汽车线路来减轻对行动自由所受的限制,但即使是这些行动也受到了当地主管机构的阻挠。

12. 在斯尔普斯卡共和国境内的Rogatica附近,目前的情况是,在所谓的萨拉热窝和戈拉日代之间的临时路线上往返运行的公共汽车几乎每隔一天就遭到袭击,袭击者向汽车投掷石块。据说戈拉日代州主管部门出于安全考虑,曾决定另外开辟一条通往萨拉热窝的公共汽车线路,这条线路途经 Foca 和 Trnovo。这条线路极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通往萨拉热窝的道路,戈拉日代在冬季有可能实际上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有报告说,Trnovo 的当地居民中的塞族人对该城市将作为运送波斯尼亚公民的公共汽车中转站表示不满,有人引用斯尔普斯卡共和国地区一级警方负责人的话说,在这条公路一线,波斯尼亚人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在一起应受到谴责的事件中,一辆救护车于1996年10月6日在Rogatica 附近遭到石块的袭击,该车当时正设法将一人送往萨拉热窝接受紧急治疗。

## C. 自愿返回的权利

13. 虽然有一些人已经返回位于由不同民族的主管机构控制的地区的家园,但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出现大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有组织地返回这一现象,尽管《代顿

协议》附件七对此作了规定。近几个月中,在两实体之间的隔离区内发生了一些严重事件。有几批流离失所的波斯尼亚人曾设法返回位于座落在隔离区各地村庄的家中,以便重建他们被毁的房屋。最为人所知的例子是Mahala村和Jusici村,在那里,斯尔普斯卡共和国的主管机构设法不让这些人返回家中。

14. 1996年8月29日,斯尔普斯卡共和国警方曾阻止大约100名波斯尼亚人返回 Zvornik 附近的家乡 Mahala。当回归者走到该城市附近的时候,警方警告他们不要再往前走,并且向他们释放催泪弹,据说约有十名波斯尼亚人受伤。两天后,有人再一次想返回该地,但仍未能达到目的。

15. 1996年9月20日,一批波斯尼亚人——共有100多人,其中还有人携带着武器——进入 Zvornik 附近的 Jusici 村,他们声称到村里是为了修理他们的房屋,以便重新搬入。该村庄几乎已在战争中全部被毁,它位于隔离区内,而根据《代顿协议》的规定,武器在该区域内是被禁止的。斯尔普斯卡共和国当局表示,他们认为,这一事件实际上是企图将塞尔维亚实体切成两半,因此要求波斯尼亚人撤出该村庄。该地区局势目前仍极为紧张。

16. 1996年10月11日,特别报告员亲自对 Jusici 作了访问,她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得到第一手资料熟悉有关情况,这次访问是在打算返回该村庄的居民的代表的发出邀请后进行的。这天早晨,村中有五幢房屋被炸毁。特别报告员在到达之后获悉,携带重型武器的斯尔普斯卡共和国警方在数小时之前扣押了3名波斯尼亚男子(特别报告员后来同其中一位已经被释放的男子见了面)。该村的妇女手持棍棒,想要阻止在场的执行部队士兵的行动。为了帮助平息冲突,特别报告员出面进行了调解。她指出,村民有权以和平方式返回家园,武器在该地区是被禁止的。

17. 特别报告员从Jusici前往Zvornik,在那里,她同斯尔普斯卡共和国警方、国际警察工作队以及执行部队的代表见了面,谈了她访问后得出的印象。当地的斯尔普斯卡共和国警方的指挥官表示,村民可以返回 Jusici ,但是必须承认斯尔普斯卡共和国对该村庄的管辖权,而且必须遵守国际机构提出的程序。特别报告员在提



出请求之后在 Zvornik 同另外两名被控携带武器的波斯尼亚人见了面。看来这两名男子并没有在身体上遭受当局的虐待。在同所有有关人员进行的讨论中,特别报告员承认 Jusici 的局势很紧张,并且建议通过设立一个当地联合委员会来解决这一紧张局势。幸运的是,Jusici 有人被扣押这一直接问题在一小时后就得到了解决,余下的两名波斯尼亚人被释放;执行部队士兵的行动自由也得到了恢复。

18. 特别报告员在 Jusici 观察到的局势清楚地表明,在波黑尤其是在隔离区内行使返回家园的权利遇到困难。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指出,斯尔普斯卡共和国当局据称计划将萨拉热窝的塞族流离失所者重新安置在隔离区内,以设法加强实体间边界线塞族一侧的实力。显然,为了解决这一极易引起冲突的问题,各方有必要进行广泛对话,公正的调解人也有必要提供协助。

19. 由于这些地区位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内,极为敏感,国际社会曾设法对回归权的落实问题进行管理。1996年10月15日,高级代表办事处、难民署、执行部队、国际警察工作队以及欧洲委员会办事处在同波黑及其两个实体的官员进行磋商之后,制订了“关于隔离区内的返回和重建问题的程序”。该文件第一条规定,财产所有人“有权重建其房屋并重新搬入这些房屋居住。这项权利源自财产权(《代顿和平协议》附件6),还源自自由返回原籍地的权利。同时,这些权利将以有序和分阶段方式得到行使(附件7)。”该文件规定,返回者首先须证明对所涉社区内的财产拥有所有权。为了处理返回家园的申请,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难民署、高级代表办事处、执行部队和国际警察工作队组成,主席由难民署担任。这项行动能否成功地便利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返回,目前仍不得而知。

20. 在联邦境内,在返回问题上的进展也十分缓慢。例如,波斯尼亚人尚未返回位于波斯尼亚克族控制的Stolac镇的家园。已得到修缮的房屋数目有限,但据报道,这些房屋只是在国际警察工作队和执行部队小分队在场的情况下才得到修缮的。在Jajce,202家波斯尼亚人已经返回家园,这是在难民署协助下执行的一个试验项目的一部分。但据报道,另有三家由于没有在项目中得到正式登记,被当地的波斯尼亚克

族主管机构拒绝。1996年5月12日，据称有一批波斯尼亚人不让大约200名塞族人进入Bosanski Petrovac并烧毁了属于塞族人家庭的一些住宅。

#### D. 人身安全和财产问题

21. 居住在由另一个民族群体成员控制的地区的人员，由于其族性而仍面临着骚扰、殴打、强行驱逐甚至致命伤害等威胁。特别报告员已经对Hasan Kovacevic先生显然在拘留中被害一事表示了严重关注。他于1996年8月在巴尼亚卢卡被斯尔普斯卡共和国当局逮捕，在被捕后13小时内死亡。特别报告员本人在1996年8月访问位于巴尼亚卢卡的警察局期间，查问了这一案件。据说尸体解剖表明，受害人有16根肋骨被打断。

22. 特别报告员得知，波黑境内居民被逐出住宅的案件增加。应当指出，这些案件在两个实体的领土上均有发生。例如，基于族性而将住户逐出住宅已经成了萨拉热窝地区的一个严重问题。据说，1996年8月20日，在Vogosca，一家波斯尼亚人搬入了一套属于塞族人的公寓住宅，这一举动显然是得到正式批准的。当时，后者不在该地区，而是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作为为期两周的参观游览。在Vogosca仍呆在那里的少数塞族人--约有500人左右--和正在该地区寻找住处的流离失所的波斯尼亚人(尤其是来自斯雷布雷尼察的流离失所者)之间的关系已变得极为紧张。在Novo Sarajevo，据说一位塞族居民有一天早上离家前往邮局，返回时发现有两名男子已经撬了锁搬进了她的住宅，这两人持有市政府签发的许可证。许可证称，该住宅无人居住。另一起事件是在1996年9月29日报告的，当时据称有4名波斯尼亚人闯入位于Novo Sarajevo的一套公寓中，并且扬言要杀死住在公寓内的居民，一位塞族人，除非他立即离开这套公寓。

23. 1996年9月3日，一批波斯尼亚人，共11人，撤离住宅前往国外重新定居，这批人曾被强行从其位于斯尔普斯卡共和国境内的巴尼亚卢卡附近的Vrbanja的住宅中逐出，特别报告员本人同他们见了面。目前有更多的人将重新定居，原因是国际机构

未能说服当地的波斯尼亚塞族当局采取充分安全措施保护在Vrbanja的波斯尼亚人。

24. 整个房屋财产问题是特别报告员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波黑的两个实体内的主管机构显然仍在不顾合法所有权、所有人状况或者《代顿协议》有关规定尤其是附件7的规定的情况下准许居民侵占房屋财产。依照附件7设立的财产委员会几乎刚开始在这一敏感问题方面产生影响。

#### E. 拘留问题

25. 波黑目前仍有人被拘留着, 这些人的人权遭到了侵犯。例如, 特别报告员对Zlatko Memovic 先生一案表示关注。他自1994年2月以来一直被关押在斯尔普斯卡共和国的 Bjeljina 监狱内, 尽管法院确认了他对定罪提出的上诉。原先的定罪已被宣布无效, 但是没有安排新的审理, 尽管已经过了很长时间。1996年9月15日, 曾宣布 Memovic 先生不久将在一次交换俘虏仪式中获释, 但是, 到编写本报告为止, 未见有关方面采取任何行动。特别报告员还了解到了关于被关押在 Bjeljina 监狱的一名波斯尼亚人和一名波斯尼亚克族人的案件的情况, 据斯尔普斯卡共和国当局称, 他们之所以被关押, 是因为他们于1996年2月越过了实体间边界线, 而当时, 尚未依照《代顿协议》的规定允许人们这样做。

#### F. 无声的紧急情况

26. 在波黑以及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各地区, 特别报告员观察到了“无声的紧急情况”这一现象。目前的危机并不完全与战争有关, 而是由该地区贫困的经济条件造成的。在该地区出现许多社会问题的形势下, 危机的受害者几乎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27. 在萨拉热窝附近, 特别报告员访问了一个收留精神残疾者的中心。显然, 该中心收留的人员只有依靠中心管理方的努力才能度过四年的战争, 然而, 其中许多人

事实上都死去了。该中心的工作目前正通过私人努力来进行,但给人的感觉是,这些精神残疾者目前几乎不被公众所知。特别报告员想要强调的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重要的。主管机构必须确保人的尊严得到尊重,这一点应当成为社会服务的提供的一个组成部分。

28. 另一种无声的紧急情况,尤其就波黑而言,是强奸罪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命运,这些受害者有男有女,还包括许多儿童。这些人现在面临着各种问题,不仅有着对强奸行为本身的痛苦记忆,而且还要作出这一痛苦决定,即是留下因遭强奸而怀孕的子女还是将其交给别人领养。就所有这些情况而言,这些受害者都需要得到保护,还需要得到心理上的照料和实际指导。为了司法利益并且为了查明真相,应当将强奸案提交法庭审理。然而,特别报告员对证人的处境表示关注,这些人将就在波黑以及前南斯拉夫境内其它地区犯下的违犯人道主义法律的行为,在国内法院或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作证。特别报告员认为,所有这类证人,尤其是性侵犯的受害者,都应得到充分的协助和保护。个人的详细情况应当严格保密,不应当透露,除非为了刑事诉讼的进行绝对有必要这样做。政府应当应国内法院和国际法庭的要求优先重视此类证人的保护问题。

#### G. 儿童权利

29. 特别报告员在一封致儿童权利委员会的信函中指出,她极为重视波黑儿童的状况。遗憾的是,在每次冲突中,儿童都是主要受害者。许多儿童因此而无家可归,有时成为孤儿,因而无法过上安稳的日子。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有责任在考虑到儿童最佳利益的情况下开展工作,这对持久和平来说极为重要。

#### H. 结论和建议

30. 波黑各主管机构显然还没有向平民提供充分的安全保护。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指出,《代顿协议》的几个关键的人权方面根本没有得到各方的遵守。具体而言,

附件7关于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的权利的规定总的来说没能得到贯彻执行,主要原因是斯尔普斯卡共和国主管机构和波黑联邦的波斯尼亚克族主管机构在这方面设置了障碍。

31. 该国境内的行动自由,要说稍有区别,只能说在近几个月中受到了极大阻碍。特别报告员赞同这一建议,即为了改善这种令人担忧的状况,在全国各地实行统一的汽车登记牌照制度。

32. 波黑各地的主管机构必须采取步骤充分遵守《代顿协议》,因为如果《协议》所载的各项权利得不到保障,真正的和平仍将无法实现。国际社会应当在充分考虑到各方执行《代顿协议》关于促进公民社会的各项原则的条款情况下,采取经济发展措施。

33. 特别报告员想要强调她的这一看法:各主管机构应当向联邦监察专员提供更大的支持,还应当向《代顿协议》设立的组成人权委员会的机制提供更大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整个人权状况。应当对这些机构的建议作出有意义的反应。特别报告员希望在联邦监察专员开展其重要工作方面加强与这些监察专员的合作,为此,可以主要采取开展联合调查活动这一方法。

34. 目前,国际上正在努力向波黑各地的地方警察部队提供培训,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做法。特别报告员进一步希望强调的是,她坚决支持国际警察工作队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该机构在波黑发挥了积极作用。她敦促有关方面考虑扩大国际警察工作队的职权范围,以便使警官能够对显然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直接干预。

35. 特别报告员再次呼吁将所有被控告的战争罪嫌疑犯逮捕并转交给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如果当地主管机构仍然无法或不愿在这方面承担义务,执行部队应当自己采取适当行动。当地主管机构应当采取步骤,确保当地对战争罪的审理依照国际承认的标准进行,具体来说,应当确保受到公正审理的权利得到尊重。应当充分便利国际监督员旁听审理活动。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国际实体是人权委员会失踪人员特别程序专家。应当向专家 Manfred Nowak 先生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以协助他设法

查清数千名失踪者的下落,这是波黑最为紧迫的人道主义问题之一。

36. 特别报告员认为,极有必要在前南斯拉夫各地区开展人权宣传教育活动。年青一代应当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人的价值,而不是以全世界在过去5年间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目睹的这种态度来对待人的价值。所以,目前亟需将人权宣传教育(即懂得容忍和建立多文化社会等)纳入所有学校的课程设置,不是仅仅在自愿基础上,而是作为各国教育体系的一项重要义务。

37. 特别报告员特别希望提请注意波黑乃至整个前南斯拉夫的“无声紧急情况”。在该地区出现的一切政治混乱中,目前有人正在遭受着无声但是极大的痛苦,这些人的人权和任何其他的人权一样需要得到关注。特别报告员尤其想到了她最近在波黑遇到的一些人,包括萨拉热窝附近的一家精神病院的精神残疾者,还想到了那些在整个战争期间对他们进行照料的人以及强奸罪的受害者及其家属。

## 二、克罗地亚共和国

38. 自从1996年3月其最后一份报告发表以来,特别报告员曾三次访问了克罗地亚共和国,并会见了高级政府官员以及国际和当地组织的代表。她在访问该国期间还收到了个人提交的许多证词,并访问了各种场所,包括难民中心、教堂和儿童医院。她在克罗地亚执行任务期间受到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萨格勒布外地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协助。特别报告员希望重申她赞赏在履行职责期间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向她不断提供的合作。

39.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自从1996年3月以来在克罗地亚出现了几个积极的发展动态,其中许多是在她曾经提出具体建议的方面出现的。这些动态包括1996年8月关闭 Kupljensko 难民营,并将其一些难民重新安置在克罗地亚和第三国,而其他人自愿返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1996年8月23日在贝尔格莱德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定》,其中载列了重要的人权承诺;以及1996年9月25日通过了新的《大赦法》。另外使特别报告员感到鼓舞的是,针对东斯拉沃

尼亚地区重新和平纳入克罗地亚问题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而且规定向该国的脆弱人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40. 本报告审议了上述问题和其他一些一般人权问题。报告参考了克罗地亚政府在1996年10月12日的备忘录中向特别报告员提供的资料。特别报告员在与本报告一起分发的一份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E/CN.4/1997/8)中较详尽地审议了克罗地亚以及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中少数人群体权利的问题。

#### A. 原来地区的人身安全

41. 尽管在原北区和南区,侵犯人身安全的现象已经大大减少,但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最近几个月里收到的几次关于当地塞族人受到袭击的令人不安的报告。一个最严重的案件涉及到一对分别为塞族和克族人的混合民族的夫妻于1996年9月11日在Bukovica村(原北区)被杀害,他们的住房被纵火烧毁。掠夺仍然是一个问题。9月2日,一位塞族妇女在Marici(原南区)受到三人的袭击。当她试图阻止这些人偷窃她房屋上的瓦片时,他们向她扔石头,当她逃跑时,又以手枪开火威胁她。1996年10月17日晚上,设在原南区Vrhovine的非政府组织Homo的办公室闯进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他袭击并严厉殴打在那里过夜的两人。尽管在同警察联系以后,此人遭到逮捕,但他第二天早上获得释放,并返回该办公室,再次威胁那里的人。

42. 特别报告员还关注,据报告,有人针对塞族文化和历史性场所实施疯狂破坏行为。例如1996年8月23日,卡林(原南区)的一个塞族东正教堂受到一个爆炸装置的破坏,9月5日,一个匿名者在杜布罗夫尼克塞族东正教堂前面引爆了一枚炸弹。9月17日,克宁的第二世界大战纪念碑由于一次强烈的爆炸而遭到毁坏。据报告,警察正在对这些案件进行调查。

43. 特别报告员在其1996年8月22日致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转达了她在月初访问原南区和北区时留下的印象。此信强调了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在暴风行动一年后,克罗地亚当局仍然没有向原南区和北区的居民提供充分的安全。她继续说:

“在去年夏季的军事行动以后,原北区和南区不安全的状态如此长地继续下去,因此我得出结论,克罗地亚当局显然不愿意采取强有力的预防措施来确保当地居民的安全”。

44. 克罗地亚外交部长在1996年9月致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一封信中答复了特别报告员关于暴力事件的评论。该部长写道:

“为了确保被解放领土上的法律和秩序,克罗地亚政府至今采取了重大的措施,向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居民提供安全,包括进一步部署警察力量。尽管特别报告员的信中提到了少数令人遗憾的事情,但这些措施是无可置疑的。”

#### B. 人道主义和社会问题

45. 特别报告员欢迎克罗地亚政府与地方和国际救济机构合作采取措施以缓解特别是原来地区的脆弱人口的苦难。该国政府1995年发起的“让我们拯救生命”项目正在采取一些措施来实现其人道主义目标。这些措施包括:提供个人照料;调查脆弱人口的人数和需要;努力确保提供必要的证件;协调一些特定照顾设施的建立。该国政府表示,它准备在即将来临的冬季扩大其人道主义活动。该国政府与各个国际组织展开了国际合作项目,其中包括红十字和红新月协会国际联合会和均衡组织。

46. 该国政府指出,它在这方面的努力错综复杂,因为原来地区的社区中的重要统计材料和其他记载已经销毁或受到毁坏,而且有些居民由于年龄大和其他因素有时无法提供必要的情况。它进一步指出,它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是通过新的立法和作出体制性安排,以便履行它在就业、社会福利、养老金津贴和其他事务方面的责任。该国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关于就业和工人安全问题的法律已经获得通过,并将提出关于养老金保险和社会福利等问题的其他法律。

47. 特别报告员曾建议应该鼓励发展克罗地亚当地人权组织、特别有关妇女和儿童问题的团体,对此该国政府报告,大约有333个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在该国积极开展活动,其中一些涉及到上述问题。该国政府还通报说,它设立了一个平等委员会



和一个全国儿童权利行动计划委员会,并在欧洲委员会的支持下举办了一次平等机制问题全国研讨会。

48. 特别报告员对该国政府重建和恢复政策中的明显歧视倾向仍然表示关注。可靠的报告继续表明原南区的 Dabar、Doljani、Podum、Salamunic、Grabusic、Zaluznica 和 glavace 等社区中缺乏电和公共服务,而在其他地方面来自科索沃和波斯尼亚中部的已经重新定居的克族难民提供服务。

49. 原南区奥古林在就业方面最近出现了积极的发展动态,国际监督员注意到,地方市政当局提出了一项计划,为一个铁路企业招聘200个居民,其中30人是塞族人。

### C. 克罗地亚塞族难民的返回

50. 据克罗地亚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办公室((难民办公室)称,截至1996年10月12日,大约12,000名克罗地亚塞族难民得到了返回其本国的许可,其中多数人是根据家庭团圆或国籍证明而被允许的。其中很少人返回原来地区中的原居住地。当局向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塞族人获准返回克罗地亚的人数去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应该根据以下事实加以考虑,即至今为止,没有任何克罗地亚流离失所者能够返回原先由塞族控制的克罗地亚地区—东斯拉沃尼亚。根据难民办公室的数据,1996年8月,克罗地亚领土上有167 609个流离失所者和184 545个难民,而特别报告员声明,他们返回家园的人权需要引起紧急注意。

51. 难民办公室主任告诉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萨格勒布办事处,近期内将着重于处理仍然留在原来地区但需要年轻家庭成员协助才能正常生活的老年塞族人亲属提出的返回申请。实际上在至今已经返回克罗地亚的克罗地亚塞族人中间不到四分之一在原来地区重新定居。调查正在进行,目的是查明最脆弱者的亲属。与此同时克族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重新定居正在继续,截至1996年8月,大约56 525名此类人员被安排在原先由塞族人控制的地区。

52. 来自原来地区的克罗地亚塞族难民被认为已经放弃的财产问题仍然是引起关注的一个原因。尽管在地方和市政各级已经设立了一些委员会,但至今为止的记载表明,它们不足以解决多数由塞族人提出的关于收复财产的要求。例如 Plaski (原南区)的18个家庭提供的资料表明,他们曾经要求收回临时交给来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尼亚卢卡的波斯尼亚克族难民的公寓,但没有结果。特别报告员获悉,在类似的一些案件中,尽管拥有者正当地提出了其要求,但这些委员会未能收回被临时占用的财产。

53. 关于返回的问题,特别报告员承认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最近于1996年8月23日签署的《关系正常化协定》具有重要性,因为根据这一协定,两国之间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她指出,克罗地亚当局强调了这一协定可能对克罗地亚塞族难民大规模返回其家园产生的积极影响,并希望近期内的发展动态将证明该国政府的预测是正确的。

#### D. 大赦问题

54. 1996年9月25日,议会通过的新的《大赦法》受到了多数观察员的欢迎,认为这是实现克罗地亚塞族难民返回和促使东斯拉沃尼亚地区与该国内其他地区重新和平融合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然而特别报告员被提请注意有必要认真审查该法律的实际运用情况。

55. 该法律于1996年10月3日生效,适用于克罗地亚立法中提到的作为“参与武装叛乱”的犯罪行为,但明确排除战争罪。该法律规定应停止所有现行的调查和审判,废除所有已经完成的审判并释放由于“武装叛乱”而被判刑的所有囚犯。

56. 据报告,在1996年10月5日至7日期间,大约100名囚犯从克罗地亚各个拘留中心中获得释放。然而,特别报告员所收到的可靠的资料表明,其中至少7人仅仅在获得释放几天以后由于涉及到卡尔洛瓦茨检察厅对指称的参与战争罪的调查而被重新逮捕,但他们以前没有受到战争罪的指控。据报告,其余被释放者按照其请求被运

送到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重新定居。

57. 几个克罗地亚塞族人的重新被捕引起了特别报告员的极大关注,她将努力密切监督这一情况。如果人们仍然受到刑事诉讼,就会极大地损害新的大赦立法在提高克罗地亚塞族人的信心并鼓励他们返回方面的可能好处。

#### E. 非法和强迫迁离的做法

58.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萨格勒布办事处继续收到关于有人从克罗地亚国有公寓中被强迫和非法驱逐的控诉。这种驱逐行为最近是由穿着制服的克罗地亚军队成员实施的,例如1996年6月17日,来自斯普利特的一位克族人A.G.被声明身份明确的三名士兵驱逐。这一事件激发了萨格勒布人权活动家的公开抗议。

59. 根据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1996年10月3日发表的声明,在1996年8月15日至9月底期间,在布拉奇岛的Milna,一批克罗地亚军队士兵以及克罗地亚退伍军人协会的一些成员强行闯入100多个住所并非法占领。肇事者往往确定房屋,打上标记,然后非法搬入。

#### F. 新闻媒界的状况

60. 克罗地亚的言论自由和滥用这种自由的问题仍然是特别报告员严重关注的问题。欧洲委员会的专家在1996年6月访问了克罗地亚以后批评《克罗地亚共和国公共新闻法》草案,因为它未能达到欧洲言论自由的标准。该法律经过修正以后于1996年10月2日获得克罗地亚议会的通过。国有电子媒界仍然受到执政的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党的严密控制,并经常不让人们有时间表达其他观点。例如克罗地亚民主联盟最近在1996年9月波斯尼亚选举期间举行的集会在克罗地亚国家电视台上得到了广泛和专门的报道。当局进一步封锁独立的电台取得稳定频率的机会,包括已经广播多年的101电台。“西北电台”已经广播了两年,尽管它要求分配频率,但1996年9月6日其发射机被政府没收。

61. 1996年5月,里耶卡独立的日报—《新报》被课以重税,引起人们对报纸生存的严重忧虑。然而有关这一事项的法院诉讼仍然没有结果。

62.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1996年9月25日的司法决定宣布取消对著名的讽刺报纸--Feral Tribune 的总编辑和一位记者诬蔑共和国总统的指控。案件起因于1996年4月29日发表的题为“搅拌机中的骨头”的一篇文章,并附有一幅总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亲纳粹政权有联系的一位克罗地亚人士的集成照片,该文章对关于在纪念1940年代克罗地亚执政的亲纳粹法西斯分子实施的大规模枪决的早先受害者的同时纪念当时大规模屠杀克族受害人的倡议提出疑义,因为据称其中一些人是纳粹合作者。国家检察官关于起诉的建议得到了共和国总统书面同意的批准。法院作出裁决,这篇文章是表示意见,因此受到保护。

63. 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她对有人继续发表材料鼓吹基于民族的仇恨表示关注,因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克罗地亚宪法第39条。例如, Nezavisna Drzava Hrvatska 杂志登载的材料引起了严重的问题。1996年夏季,《全景周刊》在采访一个称为新克罗地亚权利的政党领导人时公布了一份建议予以处决的100人的名单,其中有著名的独立人士、新闻工作者和人权活动家。

#### G. 保护人权的措施

64. 最近几个月里,克罗地亚政府采取了几项措施,在其领土上促进人权,包括与欧洲委员会合作采取的一些措施。克罗地亚加入欧洲委员会已经得到批准,计划于1996年11月6日正式加入。根据1996年9月7日的一项决定,设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审查克罗地亚立法是否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的问题。此外,克罗地亚在政治活动和促进民主方面与欧洲委员会制订了合作方案。

65. 克罗地亚正在拟订关于民族和族裔少数人语言教育的立法,并协助制订和最近批准了克罗地亚塞族儿童的教育方案。已经设立了有关以下方面的全国委员会:人权教育(1996年7月6日)、平等(1996年7月19日)和一般人权(1996年9月26

日)。据报告,意见调查官办公室将扩大,任命20位地区支助官员,但愿这项措施将提高该机构的效力。此外,该国政府欢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预定于1996年10月的一次访问在人权领域提议技术援助。

## H. 结论和建议

66. 塞族人,特别是居住在原来地区的塞族人的人权情况仍然是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据报告,人身袭击、掠夺和骚扰事件的次数已经减少,但继续发生。特别报告员重申,进一步增强专业警察在该地区的存在可以缓解困难并向其余居民提供更大的安全。

67. 尽管原北区的人权情况比原南区的情况较好,但仍然令人担忧的是缺乏重建被毁家园的透明政策,各地区在恢复一般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差别以及重要问题,特别是被视为遗弃的财产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

68. 关于其他最紧迫的人权问题,即新闻自由,尽管最近通过了立法,但特别报告员掌握的一些可靠的报告表明,煽动仇恨的言论仍然在继续。特别是在教育和媒介领域里,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煽动仇恨的行为。

69. 尽管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各项政府决定加强了人权的促进和保护,但人们仍然严重关注执行这些决定以便在各种种族团体中间创造一种普遍的信任气氛的问题。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的问题应该作为一个极为优先的事项处理,并适当考虑到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70. 特别报告员承认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达成的正常化问题的重要政治协定,她还欢迎最近根据这项协定通过了《大赦法》。但由于几位克罗地亚塞族被拘留者在根据大赦的规定获得释放几天以后又被重新逮捕,因此引起了对大赦法运用的关注。

71. 特别报告员特别意识到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正在采取各项主动行动来解决失踪人员的下落问题。尽管亲属寻找其亲人的希望甚微,但特别

报告员认为,失踪人员问题应该作为一个最高优先事项处理,以避免对今后各种族社区共存的任何妨碍。

72. 特别报告员完全相信地方人权组织所展开的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应该得到坚决的援助。因此执行旨在加强社会领域发展的各个项目应该受到克罗地亚当局以及国际社会的鼓励。

### 三、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西斯尔米姆地区

73. 1995年11月12日,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克罗地亚东斯拉沃尼亚地区事实上的塞尔维亚当局签署了关于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斯尔米姆地区的基本协定,规定该地区在今后一两年内和平地重新融入克罗地亚。它们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建立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在过渡时期内管理该地区和维持和平与安全。1996年1月15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1037(1996)号决议,强调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西斯尔米姆领土是克罗地亚共和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强调了充分尊重这些领土上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重要性。安理会决定设立一个由军事和文职人员组成的维持和平行动团,名称为联合国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斯尔米姆临时权力机构(临时权力机构),初步时间定为12个月。

74. 《基本协定》的双方同意实现该地区的非军事化并同意临时权力机构促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在安全的条件下返回。该协定规定其财产被非法剥夺者可取得赔偿或公正的补偿。它们请临时权力机构毫不拖延地恢复该地区的公共服务的正常运行,建立并训练一支临时警察部队并在所有民族和族裔社区中建立信任。临时权力机构应至迟于过渡时期结束后的30天内组织地方政府机构的选举。

75. 根据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并在克罗地亚当局的同意下,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于1996年2月1日在东斯拉沃尼亚设立了一个外地办事处。以下讨论参照了武科瓦尔外地办事处收集的资料并参照了特别报告员对东斯拉沃尼亚的最近两次访问期间收到的资料(最近一次是1996年10月)。

## A. 人身安全

76. 自从特别报告员上一次报告以来,东斯拉沃尼亚的人身安全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居民正在慢慢地恢复信任,即使在晚上,街道也变得比较拥挤。这一发展动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1996年6月完成的非军事化进程。然而充分的证据表明,许多家庭仍然拥有小型武器。根据几份报告,有人用手榴弹进行自杀。特别令人震惊的案件是一个15岁的男孩1996年10月初在博罗沃一个学校门前枪杀了一个同校学生。临时权力机构1996年10月2日发起的收买武器的方案可望将私人仍然拥有的火器和弹药限于正当登记的人手中。

77. 在东斯拉沃尼亚非军事化以后,由各民族组成的地方临时警察部队承担了确保法律和秩序的作用。临时警察部队受到联合国民警部队的监督,而后者的职责是指导临时警察部队制止侵犯人权的行为。这种安排看来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偶尔有报告说,有人在被捕以后受到临时警察部队的虐待,这表明联合国民警可能需要采取更积极的办法。

## B. 流离失所者和财产问题

78. 流离失所者,不论是塞族人还是克族人,其困境是东斯拉沃尼亚一个最紧迫的问题。在遭到毁坏5年以后,武科瓦尔如同许多其他社区一样仍然处于废墟状态,尽管重建工作现在已经开始,但仍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因此住房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安置在克罗地亚对该地区恢复权力以后很可能返回的流离失所者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79. 实际上该地区现在收到的多数控诉与财产纠纷有关,而且往往是强迫共住一处或驱逐的案件。看来法律纠正的渠道有限,特别是因为许多居民怀疑甚至畏惧该地区行政和司法机构。由于长期的暴力气氛,许多人不愿意受到任何形式的公共

审查。例如通过建立所谓的住房委员会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值得赞扬的试图至今仅仅取得有限的成功。

80. 令人关注的是,一些克罗地亚政治家最近宣布,将不允许克罗地亚塞族流离失所者留在东斯拉沃尼亚地区,而必需返回其原籍地。克罗地亚应该努力全面地解决其全部领土上的这一问题。应该指出,根据国际准则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12条),\* 依法居住在一国领土上的人在其领土上享有自由迁徙和选择居住地的权利。

### C. 取得国籍的权利

81. 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和导致新国家建立的转变产生了许多微妙的法律问题,其中一些尚未解决。居住在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斯尔米姆的人的国籍问题就是如此。过去5年里该地区与世隔绝,因此其居民在克罗地亚共和国中的地位无法正常化,随着重新结合的逼近,他们迫切需要取得对于其国籍的承认。

82. 从1996年8月起,克罗地亚政府与临时权力机构合作在东斯拉沃尼亚各城镇开设了证件中心。这些中心配备了克罗地亚官员,处理称为domovnica的公民证件、身份证、护照和其他证件的申请。这些中心已经收到的大量申请表明,大部分当地人口不再怀疑重新结合的临近。这个令人鼓舞的倾向似乎也没有由于某些激进分子呼吁人们不要参加申请的宣传而受到影响。主要由于技术问题和处理申请需要时间,尽管政府似乎在这一方面展开了合理的努力,但已签发证件的数量跟不上至今所收到的请求的数量。为了支持这一进程并协助解决可能产生的争议,需要当地和国际观察员进行认真的监督。

---

\* 《欧洲人权公约第四议定书》第2条尽管目前对克罗地亚没有拘束力,但也有指导性。



#### D. 失踪人员

83. 解决失踪人员下落问题仍然是东斯拉沃尼亚的一个最紧迫的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会见了仍然不知道其“失踪的”子女下落的母亲们。她所了解的骇人听闻的现象是,有些妇女受到敲诈以换取关于其亲人下落的不可靠的消息。

84. 随着据报道埋葬1991年武科瓦尔大屠杀的克族受害者的Ovcara墓地被挖掘,查询该地区战争受害者的重要工作已经开始。据认为,这一地区大约有40个群葬墓地,可能葬有许多身份不明的人。为了安慰克罗地亚和其他地方许多家庭,但愿展开适当的查询工作。

#### E. 选举

85. 根据1995年11月的《基本协定》,所有地方政府机构的选举应迟于过渡阶段结束后30天内举行。由于选举举行时临时权力机构的任期恰好结束,因此选举成了关于应该何时举行选举的争论的问题。据报道,有一些克罗地亚公众舆论赞成于1996年12月15日举行选举,而不论临时机构的任期是否延长。然而临时权力机构官员采取一种不同的立场,并公开宣布选举将于1997年春季举行。看来选举权的行使问题上肯定会产生争议。克罗地亚官员已经引起了一些辩论,因为他们宣布只有参加1991年人口普查的居民才允许参加选举。反对者认为,这项措施将剥夺许多人,甚至可能剥夺现在居住在该地区的多数人的选举权。为此原因,特别报告员强烈建议延长临时权力机构的任期。

#### F. 联合执行委员会

86. 东斯拉沃尼亚地区的行政权力属于临时权力机构临时主任--Jacques Klein先生。为了履行其职权,主任设立了几个联合执行委员会,在临时权力机构高

级官员的主持下讨论各种问题并由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社区的代表提出建议。联合执行委员会还包括各国际机构的代表。

87. 至今为止,已经在以下方面建立了联合执行委员会:警察、民政当局、恢复公共服务、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人权、选举和档案。6个多月以来,人权问题联合执行委员会一直积极展开活动。在该委员会的讨论中,各方拟订了提交克罗地亚政府的关于大赦法的建议,还同意设立一个人权训练小组委员会为各社会阶层拟订全面的研讨会方案。第一次这种研讨会于1996年7月举行。

88. 目前联合执行委员会正在审议关于在东斯拉沃尼亚地区展开国际人权监督任务的建议。目前正在审查一些建议,以便促使在该地区积极展开活动的国际政府间组织组成一个非正式机构来统一和协调监督活动,以便确保有效地使用资源。至今已经取得了积极的反应,可望在近期内组织监督考察。

#### G. 结论和建议

89. 克罗地亚的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斯尔米姆地区的情况比战争年代的普遍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善。临时权力机构顺利地处理了该地区实际恢复和社会恢复的许多方面问题,克罗地亚政府最近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大赦法,因此为乐观主义又提供了理由。至今为止,克罗地亚对承认公民权利和促进取得社会福利的态度似乎一直是积极的,尽管人们注意到存在一些问题,而且仍然需要对许多人的情况采取行动。

90. 政府间和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也推动了情况的改善并协助保障人口的健康和福利。有些人是否能够渡过下一个冬天可能仍然取决于这种援助。

91. 财产争端有可能成为重新融合过程中的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正如前文所指出,克罗地亚的财产问题远远超越东斯拉沃尼亚的范围。在克罗地亚全国各地,许多人逃离其村庄,留下其财产和行李无人看管,有时他们的财产被需要避难的其他流离失所家庭所占用。克罗地亚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目前大约有167 609个流离失所

者居住在其领土上。财产和重新定居问题将是克罗地亚和平重新融合的一个主要挑战,并需要双方的良好意愿和谅解才能够取得各方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

92. 东斯拉沃尼亚地区有希望成为成功地恢复多民族社会的前南斯拉夫的一个地区。然而怀疑和特别报告员如此关注的深刻仇恨可能太强烈,以致于无法顺利地进行重新融合。人们仍然一直担心该地区会重新出现人口大规模外流。尽管预测是谨慎乐观的,但没有任何人可以排除目前人口的大部分试图逃离该地区的可能性。必须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来确保不致发生这种情况。特别报告员认为,延长临时权力机构的任期将是实现这一目标方面的一个建立信任的措施。

93. 该地区的过渡只能在所有方面的明智和建设性的领导下才能圆满结束。对人权的尊重将是和平和解的一块主要基石。特别是在临时权力机构刚结束的时期里,极需要建立信任。因此克罗地亚政府应该考虑允许国际人权监督员暂时留在该地区,协助建立居民和当局之间的积极关系。

#### 四、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

94. 自1995年11月《代顿协定》签署之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为了改善与包括前南斯拉夫各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系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1996年8月和10月分别与克罗地亚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96年8月23日签署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协定》规定,和平解决争端并承诺避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该项协定中的人权条款规定,各国负有义务不加拖延地解决人员失踪问题,并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自由和安全返回其居住地或自由选择的地方创造条件。

95. 塞尔维亚总统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总统还于1996年10月3日商定,避免采取不利于和平与合作的政治和法律行动。尽管这些协议是否能够得到成功地执行仍有待观察,但特别报告员对这些协议表示欢迎。

96. 在1996年9月14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举行选举之后,安理会解除了对南

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但是,只要该国不能重新加入国际金融机构,它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就不可能被克服。但安理会的决议并没有作出有关规定。

97. 特别报告员对她提交上一份报告以来5次访问该国期间该国政府给她的支持表示感谢。除了在贝尔格莱德会见高级政府官员以外,特别报告员还得到了关于科索沃、桑察克、伏伊伏丁那和黑山共和国人权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她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得到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贝尔格莱德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支持,该办事处是1996年3月开设的。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该国全国可以自由旅行。

98. 关于前南斯拉夫的国际刑事法庭1996年8月在贝尔格莱德开设了一个办事处。但是,欧安组织仍然被禁止监测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尤其是科索沃的人权状况,科索沃是一个继续有报道说发生了大量侵犯人权事件的地区。从近期的政治动态看,特别报告员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加强保护人权机制的时候了。下文中的讨论提到了她认为应当采取的一些结构和立法措施。除此之外,审阅本报告时应当参照特别报告员以科索沃、桑察克和伏伊伏丁那局势为重点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少数人局势的特别报告。

#### A. 关于保护人权的法律保障

99.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是所有主要国际人权文书的缔约国,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但是,该国政府仅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但并未批准,该项议定书赋予个人就指称的违反盟约的行为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申诉的权利。特别报告员在1996年10月会见负责人权的联邦部长和塞尔维亚内务部长时,呼吁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考虑加入《任择议定书》。

100. 1992年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宪法、1996年的塞尔维亚宪法和1992年黑山宪法都含有重要的人权条款,其中许多是符合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加入了的国际人

权标准的。但是,由于这三部宪法是在不同时期通过的,其各自含有的人权规定之间有着很大差异。另外,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不能利用宪法关于保护人权的一些关键条款。该国政府尚未完成审查现行刑事诉讼法以确保此类法律符合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标准的工作。

## B. 人身安全

101. 联邦宪法对被拘留的人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只有在为提起刑事诉讼而必要的时候由主管法庭下令才能拘留涉嫌刑事犯罪的人(第24条)。但是,这些标准在实践中并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96条)容许在没有法官下令和没有接触律师的情况下将涉嫌刑事犯罪的人拘留达72小时,尽管必须把拘留的决定立即通知公共检察官。在72小时之后必须被带见法官,由法官决定是否继续拘留。尽管警方看来一般都遵守法律规定,但这一程序本身可能会与宪法中的司法监督要求相冲突,并可能会达不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9条规定的标准,其中规定“立即”将被捕的人带见法官。

102. 特别报告员认为,应当考虑适当地修改刑事诉讼法,以确保联邦宪法和国际法规定的标准得到遵守。在目前的规定之下有可能发生任意逮捕。另外,在警方拘留过程中人身经常受到酷刑和虐待,没有司法监督,也没有律师。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发来的报道,指称在初始拘留的72小时之内受到警方的虐待和酷刑。

103. 多数此类指称发自科索沃。但是,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刑事律师的报告说,在整个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嫌疑人在警方拘留期间受虐待现象十分普遍。据报道说,Dure Sudi ja先生1996年3月从诺维萨德警察局跃窗而出,他被送往医院,两星期以后死亡。有迹象表明,他在被拘留期间受到殴打。将施加酷刑或虐待的人判罪十分罕见,尽管法律规定此类行为的受害者能够提起刑事指控。但非政府组织报道说,这条规定很难实行。

### C. 生命权

104. 联邦宪法宣告,人的生命不受侵犯,并禁止对联邦法律规定的任何刑事犯罪处死刑(第21条)。因此,南斯拉夫法律规定的最严重罪刑(联邦刑法第十六章)的罪犯,即犯有危害人类和国际法罪行包括种族灭绝和战争罪的人,永远不会被判处死刑。但是,被认定犯有杀人罪的人可能会受到死刑:黑山共和国宪法(第21条)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宪法(第14条)都允许把极刑作为对付某些严重刑事犯罪的特殊手段。特别报告员认为,这种不一致应当加以解决,联邦宪法规定的保护生命权的较高标准应当同样适用于每一共和国。

### D. 言论和媒介自由

105. 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电子媒介仍然是可用来行使言论自由权的最为有力和影响最大的渠道。除了大城市之外,报纸的发行量很有限,主要原因是价格很高。亲政府的《Politika》每份为2第纳尔,独立的《Nasa Borba》报每份为3第纳尔。按照最新的官方统计数据,每月人均工资仅为800多第纳尔,在这种经济氛围当中,买得起此类出版物的人很少。因此,多数人主要靠电视了解情况。在全国范围每天播放新闻的电视台只有一家:国有的塞尔维亚无线电视台。该台有3个频道,主要的新闻在第1频道播放。

106. 随着定于1996年11月3日举行的联邦大选的接近,据说塞尔维亚无线电视台已经将其大部分政治报道转向了政府及其政策。Beta新闻社1996年9月8日至14日一周内进行的独立调查表明,塞尔维亚无线电视台对政府和执政党作了30次正面广播,而对否定的评价或意见一次也没有报道过。在主要的新闻广播当中,执政的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党及其联邦伙伴南斯拉夫联合左派党得到的报道时间平均为43分钟,而对其他政治党派的报道仅为3分钟。

107. 1996年8月31日,为了确保政治党派在选举当中的平等代表权,与若干小规模反对党达成了一项协议。除其他外,协议规定,塞尔维亚无线电视台主要电视新闻结束后将1.5至2分钟分配给一些反对党轮流使用,由其介绍政纲。一项独立的调查发现,在这些节目当中,所有的政治党派都得到了平等待遇。但是,结成反对联盟 Zajedno(团结)的各个党派拒绝签署这项协议,认为这根本不足以用来有实际意义地介绍其政治纲领。

108. 贝尔格莱德另外还有3大电视台:TV Politika、BKTV和TV Studio B。所有这三个电视台都仅覆盖面积有限的地区,TV Studio B是普遍认为提供独立新闻报道的唯一电视台,但1996年2月失去了独立地位。政府还将无线电频率分配给了全国数量越来越多的无线电台,包括三个独立无线台,但是其覆盖面有限,一般播放的都是文艺节目而不是新闻。独立的“Radio 92”无线电台的频率申请仍然没有获得批准,继续靠1989年颁发的15天临时许可证进行运转。

109.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有若干独立的报纸和期刊。特别报告员没有收到关于新闻检查的报告,但是独立的报社不得不在比得到政府支持的出版物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发行报纸。设在斯莱姆斯卡·米特罗维查的马特罗兹的塞尔维亚唯一造纸厂据说按照政府指定的优先顺序名单分配印报纸张,迫使像《Nasa Borba》这类独立的报纸高价购买纸张,逼其提高售价。《Beta》是贝尔格莱德的一家小型独立通讯社,据说不能从官方机构得到新闻通讯稿,联邦总统府一名新闻官员告诉该新闻社说,他“只同官方媒介打交道”。

110. 反对党派民主党的领导人Zoran Djindjic先生1996年9月20日因“损害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名誉”并“嘲笑”总理而被判刑4个月,缓期两年。Djindjic先生曾公开说,总理通过不正当的商业交易为他本人和与他人联合拥有的企业捞了许多好处。他在辩护时声称,这番话是由于他的政治活动而说的,他有“合理的理由”认为这是真的。尽管按塞尔维亚刑法第98条之下的判罪似乎属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法律范围之内,但这表明,一条定义不够确切并可能被用来限制对政府官员进行合法批

评的法律条款对言论自由造成的危险。

111. 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了对黑山的媒介状况表示的一些关注。在该共和国,似乎仍然保持着对多数重要媒体的严格控制。据报道说,在全国发行的唯一日报《Pobjeda》主要刊载和支持执政的社会主义民主党的意见。独立的报道主要限于两份新闻周刊,《Monitor》和《Onogost Standard》,分别在波德哥里卡和尼克斯奇出版。除了三家国家控制的全国电视台和两家无线电台之外,多数城镇还有公共无线电台广播。私营的电视和无线电台,如波德哥里卡的“Radio Antena M”和“TV Elmag”在当地从事广播,因而听众和观众有限。据报道说,反对党派在利用国家控制的媒介方面有着严重的困难,大选期间更是如此。

#### E. 难民状况

112.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塞尔维亚难民专员和黑山流离失所者专员1996年6月对由于战争而逃离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人进行了一次普查。初步结果表明,646 116名受战争影响的人现在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避难,其中566 275人被确认为难民。在这些难民当中,塞尔维亚有537 937人,黑山有28 338人。其中多数人(290 667人)来自克罗地亚,而232 947人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大多数来自联盟)。多数难民(496 386人)称自己为塞尔维亚人,其余人自称为南斯拉夫人、穆斯林或克罗地亚人。难民中大约只有9%表示希望遣返,半数以上希望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定居。

113. 支助数量如此众多的难民的艰巨任务落在了政府以及难民署、其他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已经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生活的亲属肩上。给予来自前南斯拉夫的人难民地位受到法律 and 政策的制约。难民署和非政府组织报告说,黑山对难民继续实行着“开放”政策。但是,据报告说,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政策具有较强的限制性。排斥标准中似乎包括民族前景。特别报告员得知,在截至1995年晚些时候的一段时期内,寻求避难的非塞尔维亚人不得进入塞尔维亚,只能凭假证件或在特殊帮



助下才能进入该国。同样明显违反国际法的是，塞尔维亚和黑山的难民立法规定，登记了的难民有服兵役的义务。

114. 但是，许多难民在抵达时并未登记。例如，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一些塞尔维亚男子由于害怕被迫当兵而没有登记。其他一些难民，包括政府1995年春季和夏季军事行动以后来自克罗地亚的许多人，根本没有正式登记的可能性。因此，这些人不能得到政府给予的物质援助和其他行政便利。在关于公民地位的新法律通过之前，这些人及其他难民仍然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生活。

#### F. 公民地位法

115. 特别报告员对1996年7月16日颁布了新的南斯拉夫公民地位法表示欢迎。该法将于1997年1月1日生效。按照新的法律，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公民和截至1992年4月27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成立时塞尔维亚共和国或黑山共和国的公民无论在何地居住，均获得法定公民地位(第46条)。具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另一个共和国公民地位的人只要1992年4月27日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领土上有永久居住权并不具有外国公民地位(或如果是军人)，将由联邦内务部决定给予公民地位。

116. 联邦和共和国内务部联合授权给予来自前南斯拉夫并目前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内的难民以公民地位，“基于南斯拉夫的安全、国防和国际地位的利益”评价申请(第48条)。对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内表明希望呆在该国的340,000名难民来说，这条规定极端重要。但是，该项法律的条款措辞并不严密，给有关部门很大的自行决定权。一切都要由执行这一法律的方式来决定。

#### G. 少数人的状况

117. 近几个月来，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对生活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少数人特别重要的问题的许多报告。特别报告员在访问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省及桑察克

地区(拉斯卡区)期间也亲自收集到了大量资料。特别报告员在关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克罗地亚的少数人一般状况的另一份报告中集中阐述了这些问题。但是,特别报告员希望再次指出,她对于科索沃和桑察克局势的具有某些最为急迫的关切。

### 1. 科索沃

118. 塞尔维亚总统米罗谢维奇先生和科索沃自由民主党主席鲁戈瓦博士于1996年9月1日签署了一项协议,目的是使科索沃的教育局势正常化并使阿尔巴尼亚族的学生回到公立学校。自1991年以来,阿尔巴尼亚族的学生在所谓的“并行”学校上学,这种学校没有得到塞尔维亚教育部门的批准。据估计,目前约有300,000名阿尔巴尼亚族青年在这类学校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另有6 000人在普里什蒂纳的“并行”阿尔巴尼亚大学上学。这项近期的协定将由包括双方代表在内的一个联合委员会付诸实施,目前双方正在为建立该委员会开展筹备工作。协定的实际落实能否取得进展仍有待观察。多数阿尔巴尼亚族人似乎接受了该项协定的处理办法,但是时间紧迫,需要马上取得积极成果。

119.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科索沃塞尔维亚警察严重侵犯人权的指称。这些报告中包括大量的任意逮捕、虐待和酷刑案件。特别报告员尤为感到不安的是,有些近期的报道说,阿尔巴尼亚族教员受到虐待,在有些情况下警察当着学生的面将其逮捕。

120. 该省的保健问题也引起了特别报告员的极大关注。不少当地人不信任塞族的医务人员,并避免接受其治疗,这种行为使儿童的健康面临危险。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及地方非政府组织“特里莎母亲”合作,于近期成功地开展了小儿麻疹接种活动,为解决这种局面采取了积极的步骤。

121. 与前南斯拉夫其他地方一样,科索沃也有着“无声的紧急”现象。例如,特别报告员在普里什蒂纳访问了被遗弃的儿童,这些儿童被其母亲抛弃在儿童医院,而这些母亲往往是受到家庭的压力才这样做的。令人遗憾的是,该地区内为被遗弃儿

童设立的中心不能向其提供应有的保护和照料。

## 2. 桑察克

122. 桑察克地区的安全状况在过去一年中似乎有了重大的改善。但是,主要是过去侵权行为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仍然需要加以处理。在1992至93年,桑察克地区的穆斯林人一再受到骚扰和暴力袭击,据说这是波斯尼亚塞族准军事部队所为。据报道称,南斯拉夫军队和警察往往不能制止这种暴力,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参与袭击。这种暴力事件迫使大约4 000至5 000人在1992至93年期间离开斯热维林和布科维卡附近边境地区的村庄。现在,这些流离失所者中约有5 000人生活在普利波依(塞尔维亚)和普利热维亚(黑山),处境差异很大。由于严重的安全关注,这些人到目前为止不能返回其村庄。特别报告员得知,黑山政府目前正在为普利热维亚的46名村民制订一项返回计划。在普利波依的流离失所者一再请求塞尔维亚有关部门提供安全保障以便探访在斯热维林地区的家园,但是这些请求显然没有得到答复。

123. 在1992-93年期间,靠近普利波依的一些地方发生了一系列绑架桑察克穆斯林人的事件。1992年10月22日,在穿过斯尔普斯卡共和国的距离不长的道路上,来自斯热维林村的17人在米奥斯被从公共汽车上带走。另有11人1993年2月15日在布科维卡被绑架。1993年2月27日,17个人在斯特尔普奇火车站被从火车上带走。据该国政府说,波斯尼亚塞族准军事人员是多数此类失踪事件的肇事者。对这些事件进行的官方调查没有取得结果,没有发表关于这些调查的报告。

124. 特别报告员在1996年5月访问桑察克以后致信塞尔维亚内务部长,要求了解对这些绑架事件进行调查的情况。联邦政府人道主义问题和失踪者委员会秘书马克西姆·科拉奇先生1996年6月24日对她的信件答复说,该委员会对这些事件一无所知。司法部长此后于1996年7月写给特别报告员的信中说,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对于显然发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斯尔普斯卡共和国领土上的事件无权进行调查。特别报告员已经向米罗谢维奇总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答应亲自过问。特别报告员

提出的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成立一个国际专家委员会对南斯拉夫有关部门进行协助。

#### H. 非政府组织和补救渠道

125. 特别报告员对于在整个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包括科索沃、桑察克和伏伊伏丁那得到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协助表示感谢。设在贝尔格莱德的各组织继续编印了关于侵犯人权事件的记录详细和有权威性的报告。它们还越来越多地向争取行使自己公民和政治权利、社会和经济权利的人提供人权培训和一些法律咨询意见。与这些非政府组织有关的律师向难民提供有关其地位的咨询意见并帮助“失踪者”的亲属以及少数人群体和工会的成员。一般而言，非政府组织可以自由活动，尽管这些组织雇用的人员有时被警方传唤进行所谓“通报谈话”，这种做法看来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有一个组织报告说，政府开始答复一些个案，但是所有的组织都抱怨说，它们编写并连带具体建议向许多政府官员发出的详细报告几乎一律得不到答复。它们最多只得到认收通知，但是从来没有过实质性的答复。

126. 特别报告员认为，由于没有独立的官方机制在不必诉诸法院的情况下及时和有效地处理关于侵犯人权的申诉，这些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特别报告员认为，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设立一种调查专员的制度能够大为增强对人权的保护。

#### I. 结论和建议

127. 虽然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人权状况在若干方面有所改进，但是特别报告员对于有关人权受到严重侵犯的报道继续存在感到不安。只要人权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为了在前南斯拉夫重新建立和平与安全而已经采取的重要步骤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128. 该国政府应当加强保护人权的法律保障，包括考虑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

129. 该国政府应当建立一种有效的独立机制，如具有高度道德水准的胜任的调

查专员,迅速和公正地处理有关侵犯人权的申诉。

130. 政府应当尽快完成审议法律的工作,以便确保所有的该国法律符合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的人权标准。特别报告员认为,应当解决目前缺乏一致性的问题及由此而来的法律不确定性,防止出现任意性的决定,并确保法律完全符合宪法和国际标准。

131. 具体而言,允许警方在没有司法监督的情况下将嫌疑人拘留达72小时的规定应当加以修改,以便符合国际标准,特别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当中规定的范围较小的限制。塞尔维亚刑法当中惩治“公开嘲讽”行为的规定应当加以审查,以确保此种规定完全符合以上《盟约》保障的言论自由权。

132. 在1996年11月大选之前的这段时间内,该国政府应当提供真正自由和公正的条件。具体而言,政府应确保国家控制的电子媒介为执政党和反对派联盟提供均衡和平等的覆盖面。

133.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要求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尽可能加快难民的融合和同化。考虑到等待地位正规化的难民面临的不稳定和易受损害性,特别报告员建议早日和有效执行南斯拉夫公民地位法。他吁请各方内务部对于目前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并表示希望得到该国公民地位的所有前南斯拉夫公民,特别是难民,尽可能灵活地行使该项法律提供的广泛自行决定权。

134. 该国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步骤制止科索沃的警察侵权行为,据报道说这种行为仍然是普遍的。

135. 该国政府应当允许国际和区域性人权监测组织在科索沃设点派员,这是特别报告员尤为关注的一个地区。

136. 对1992-93年桑察克的绑架事件进行的调查缺乏进展,这是引起严重关注的问题。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政府应当再作努力澄清这些人的命运和下落,公布进行调查的报告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137. 特别报告员欢迎黑山政府便利布科维卡流离失所者返回的努力。塞尔维亚政府应当为普利波依的流离失所家庭提供适当协助,并帮助他们返回家园。

## 五、一般性结论和建议

138. 特别报告员任务内各国的人权状况相互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例如，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政策对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发展动态有着绝大的重要性，《代顿协定》明确承认了这一事实。特别报告员认为，对她的任务所涉领土上的人权状况进行审议继续需要采取一种总的方法，将本报告内讨论的所有各国包括在内，因为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是与其他国家隔绝开来执行自己的政策的。

139. 如前所述，特别报告员在前南斯拉夫各地认明的一项重大需要是进行人权教育。较为年轻的几代人必须发展起一种人权立场，不同于全世界在过去5年当中在前南斯拉夫所目睹到的那种立场。因此，在所有的学校教程中，必须纳入人权教育，不是把它当作一种任选课程，而是当作各国教育系统的必修义务课程。

140. 特别报告员高度重视关系到儿童权利的各种问题。她认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有责任为了儿童的最佳利益开展工作，这种利益对于持久和平来说极为重要。

141. 关于新闻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对于她最近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于巴尼亚卢卡和萨拉热窝两地与新闻界成员举行的圆桌讨论会感到鼓舞。她希望今后继续举行这种意见交换，努力与当地记者合作制订战略，争取实现自由表达言论的民主理想。

142. 特别报告员希望重申，她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及实际上整个前南斯拉夫的“无声的紧急状态”感到特别关注。在该区域的种种政治混乱当中，有些人无声地但却是沉重地遭受着苦难，这些人的人权与任何其他人一样值得加以注意。如上所述，这些人中包括特别报告员最近在该地会见的人，其中有萨拉热窝附近某一机构内的精神残疾者和在整个战争期间对他们进行照料的人，以及强奸行为的受害人及其家人。